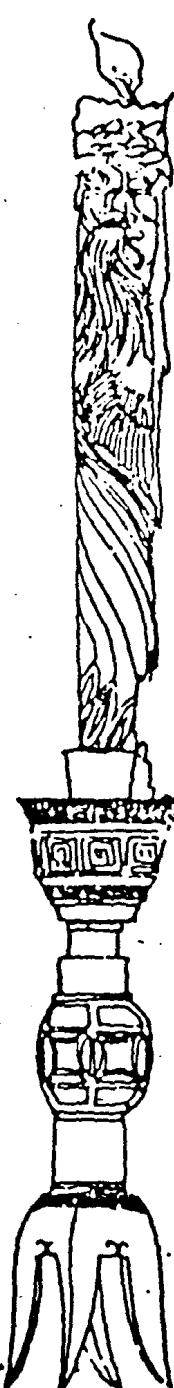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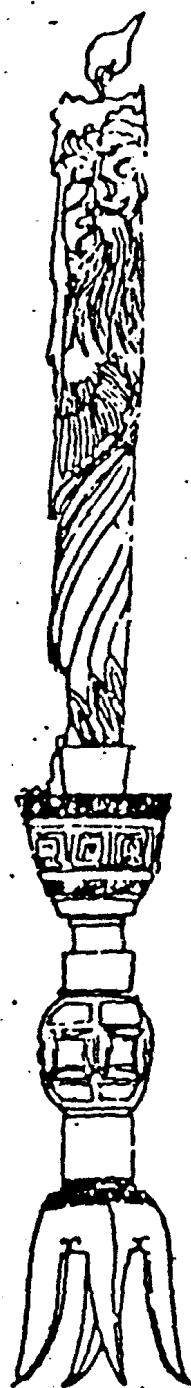


華子匡教授主編

第
49
輯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專號 ② 民族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出版

邊政公論

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FRONTIER AFFAIRS

Vol. I No. I — Vol. VII No. IV

1941—1948

1976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Established 1951

422 Fulin Road, Shihlin,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 O. Box 28-69, P. O. Account No. 2028

TEL. 8812331, 8816784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陔（戚）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缺長掉圓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述。

古越 吳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九十期

目錄

論著

中國邊疆文化

凌純聲
陶雲龍

雲南傈僳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

李有義
韓儒林

雜古噶喇嘛寺的經濟組織

劉思爾
鄒象侯

關於洪鈞

趙柯
蔣君寧

理番縣之水土保持問題

朱少遠
劉家麟

阿壩土告之現況及其設治問題

劉家麟
朱少遠

察綏晉北的產業概況

劉家麟
朱少遠

西康畜牧問題

劉家麟
朱少遠

論康藏驛運

劉家麟
朱少遠

再談西康民歌的研究

劉家麟
朱少遠

紀行

通訊

巡視西北走廊——甘青第六行政區——紀要（續完）

李安宅
黃沛誠

西康紀行（續完）

柯象華
丁寶存

新疆書目提要



論著

中國邊疆文化（上）

凌純聲

一、邊疆文化的系別

中華民族的成份，大別之有漢滿蒙回藏四族。今日五族
分佈區域，約略言之，漢族居於沿海與中原，滿蒙回藏四
族在內陸邊疆。滿族昔在東北，蒙古自東北至西北，回族
在西北，藏族在西南。由五族的語言文化關係而言，又可
分為四大文化系統。（一）滿蒙回三族屬於阿爾泰語系文化，
或古所謂「金」曰阿爾泰，故阿爾泰山古名金山，所以此系
又可稱金山文化。（二）漢藏二族屬於漢藏（Hincan）語系文化，
此乃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要成份，因此世又稱為中國
國（China）系。金山與漢藏兩系實為主要的邊疆文化。
除此兩系之外，在中國的極東昔日尚有古亞細亞文化，極西
現有伊蘭語系文化，極南又有南亞語系文化。故中國的邊疆
文化共有五個系統，亦即組成今日中華民族的五系文化。茲
列簡表如左：

（一）漢藏系——漢族，苗族，羌羅族。

（二）金山系——蒙古族，突厥族，通古斯族。

（三）南亞系——瓦崩族。

（四）伊蘭系——塔吉克族。

（五）古亞系——費雅喀族。

上表以各系的重要性而依次排列，赫夏與金山兩系最為

重要，後當詳論。古亞，南亞，伊蘭三系之在今日，或已不在中國境內，或已同化於漢族，或以人數過少，微不足道，茲略述於此。

費雅喀或古亞（Parasites）民族之一種，散處於黑龍江的下游江口及庫頁島的北部，專以捕魚為生，故亦有魚皮襪子之稱。夏日居樓，冬則穴居。據一九一四年俄國發表的一九一一年的人口調查，費雅喀在一八九七年人口四六四九，至一九一一年為四一八一人云。昔日在中国境內的古亞民族除費雅喀外，尚有蝦夷。但自一七九〇年我國自行放棄庫頁島，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中俄璦琿條約，我喪失黑龍江左岸之地；一八六〇年訂立中俄續增條約，亦稱北京條約，又割黑龍江下游右岸及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於俄。民國地去，自此以後中國境內不復有費雅喀人。乃近見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中國年鑑開孟和與王士達先生合著的中國人口統計一文中，第二表非漢族人口統計，表內第一項列有古亞洲族的費雅喀在中國吉林省內尚有五千人，未知有何根據。昔曾見光緒三十四年商務出版日本參謀本部的滿洲地誌；「人口與種族」節內列有費雅喀五千人，居於三姓寧古塔等地者，此乃誤將舊為費雅喀，民國九年的攸關（即王姓）縣志已辨其非。如鶴王兩氏的統計數字根據滿洲地誌而

來，則完全錯誤。是否有其他新的根據，吾人不得而知，但可推斷，中國境內現已無費雅喀人。有亦早已先漢化，而又被同化於漢族。

南亞語系文化在中國境內分佈於雲南的西南部，名目繁多，如普寧有摩蠻，崩章，卡瓦三族。(一) 傣昔日的分佈其盛，自因漢化較速，種姓微小。皇清職貢記載：「孟人即普寧，本稱百濮苗裔，宋以前不近中國。元建宣閣始內附，以土官置長，知治，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江洋，鎮沅，普洱，楚雄，永昌，景泰七府有此種」。

蒲蠻不僅同化於漢人，亦同化於黎族，所以有人謂蒲蠻為獨特的一種。据英人戴維斯的報告及著者在雲南猛允所見的蒲蠻，其語音體質及文化均與卡瓦相近。(二) 卡瓦又分卡瓦，卡拉兩種，語言上的差別甚小，在文化上的區分，卡拉已吸收漢夷的文化，信奉小乘佛教；卡瓦至今保存其獵首的原始性。(三) 瓦爾族，現在分佈的區域在滇省西南極邊，西以怒江，東以怒瀾兩江的大分水嶺為界；南北界限，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之間。又撫康的本人，龍陵麻衝等地的方言，均與卡瓦同族，現多同化於漢人。(三) 傣夷諸與卡瓦並同屬於南亞語系；英人葛里芬所發見。在中國境內的南亞人數不多，分佈在雲南的極西，麗江，迪慶等地，受攝夷的影響，信奉小乘佛教，然仍能保存其土語。近年來漢化亦甚深，財富身體全小，高一五八公分，圓頭，陽鼻，為南亞人之特徵。

尼古兒·阿爾法種族(Afghans)身軀高大，肩闊，髮黑，多穿絲綢，腰子金屬。語言屬伊蘭語系，信奉回教，亦從事農業，且知開求水利，散處於新疆河西走廊之外。

之葱嶺山脈中，及蒲蠻等縣約計一萬三千人。中國通稱為塔固，亦謂為纏回的一種，實則與纏回中之薩爾特人同種族，同宗教而語言不同。伊蘭語系文化今日分佈的區域，塔吉克人已在其極東的邊緣。

我們現在用來區別邊疆文化系統的標準以語言為主。語言本身固為文化特徵之一，但民族與乙民族的語言相同，或大同小異，我們可說這兩個民族的文化是同源，至少是其文化會相接觸過的。且一民族語言的改變，其文化的十之八九亦隨之而變易。例如漢人的漢化，不僅語言改說漢語，而生活習慣亦多同化於漢俗。東北三省三千餘萬人口之中，當有不少滿族的成份，因其完全漢化，滿已無法區別漢滿之分。唯有雖已操漢語從漢俗而能保持其將死語言者，如晉齊哈爾的很少數滿人，吾人尚能知其為滿族。故以語言來區分文化的系統，可說是比較可靠而簡明的標準。但語言標準僅適於文化系統構面的區分，雖語言本身的詳細研究，亦能尋求其他文化特徵而的，以語言作標準，有時以歷史的事實，其他文化特徵或血統關係，來說明文化縱面的系別。

中國邊疆遼闊，部族名稱繁多，文化系別，似甚複雜，然經研究分析之後，實可歸納於上述五個系統。又五系之中古亞系已不在中國今日境內，伊蘭南亞二系處在極邊人數過少，地小民寡微不足道。故今日中國的邊疆文化，實可包括在金山與漢藏兩大系統之中。又金山系的通古斯昔日在東北有滿洲，赫哲，察倫，鄂倫春等族，今之滿人與赫哲等已同化於漢族，赫倫與鄂倫春人微極少且亦漢化甚速。在不久

而將來，東北的通古斯族將絕跡，而在十八世紀移居于中國遼河與長白山以南的滿洲人，至今反能保存其固有的語言文化。如以今日通古斯文化分佈地帶而言，則金山系可稱為西北文化，漠藏文化為西南文化。西北與西南本分地塊間有許多名詞，因同系文化分佈在同一自然區內，故以當地的名稱名其文化，當然不爭。中國的所謂西北，係指蒙古新疆二地而言。蒙古與新疆屬於同一高原，在地理上無明確的界線，「中亞的沙漠草原」，自成一自然區域，向西擴展於逐水草游牧之區。西藏包括青康藏高原及雲貴各地亦自成一區，若擴展至蒙古山脈，低山東作之地。故西北文化又可稱草原文化或遊牧文化；西南文化為高山文化或森林文化；猶漢文化亦可稱中國文化，平原文化或農業文化。我們國文化的差別與文化有顯著的關係，所以區分邊疆文化為西北與西南兩個大的系統來敘述。

二、西北文化

文化所分佈的區域，即所謂文化的空間。西北文化的空間甚為遼闊。東起大興安嶺，西迄帕米爾高原，南界陰山，北至西伯利亞，約當內外蒙古新疆三地。此外在興安嶺東麓東三省的西部，及青藏高原的柴達木盆地，亦有若干蒙古部落。故西北文化分佈所及為蒙新高原的全部，並及其邊緣的沙漠地帶。境內沙漠橫亘，戈壁連綿，雨水稀少，地多不毛。僅在大山邊緣，有水草之地，遊牧星羅，或水草田中，聚落耕種，餘多天荒地老，不適人居。因此西北文化的幅員雖廣，但人口稀少而文化的密度甚小。又在長青高原之上，隔漠無垠，鐵騎縱橫馳馳，交通便利，則互相攻伐，平均

游牧往還，部族接觸的機會甚多，文化因易交流而通一性較為顯著。所以西北文化因受地理的影響，其分佈的區域廣而密度小，族別少而單純，不若西南文化的錯綜繁繁。其中主要者為蒙古與突厥兩族，此外僅有極少數的通古斯。因此三者語文關係的密切而組成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阿爾泰支。近年來西芬蘭烏格蘭（Finn-Ugrians）語研究的精深，語言學者近多主張以突厥語應與芬蘭烏格蘭語分離，不能歸入一系，因此阿爾泰語系，應歸烏拉爾語系而獨立，昔此語系的民族，多居於阿爾泰山的左右，因地而得名，故稱阿爾泰系。別其系統如下表：

(一) 蒙古族——喀爾喀，察哈爾等，布里雅特，額魯特。
(二) 突厥族——薩爾特，卡蘭，布魯特，哈薩克，烏茲別克，西喇爾，薩拉爾。

(三) 通古斯族——滿洲，索倫，錫伯。
 在十二世紀上半葉，蒙古為一小部落，游牧於鄂爾齊河與克魯倫河流域。自成吉斯汗崛起其間，征服鄰近的通古斯與突厥等族，鋪滅其頑抗者，改隸其落部，混合其種人強迫使用蒙古語為官話，憑藉武力在短時期中造成一較大民族。但僅榮花一現，元亡以後，蒙古民族立即分崩離析，部族各自獨立，數百年來，迄未再見統一。故今日蒙古一名為一語言的名詞或一文化的名詞，如清魏源所云：「蒙古語游牧國之大名也」。今之蒙古依其方言與方位可分四支：曰喀爾喀東蒙古，曰察哈爾等漢南蒙古，曰布利亞特蒙古，曰額魯特西蒙古。四者之間，唯有成吉斯汗的

故名，至今其公有的紀念。

察爾喀 居於外蒙古原東至烏拉江省呼倫貝爾東，南至額爾齊河，西至阿勒泰山科布多，北至蘇勒邊界。察爾喀人原分四部，各部主要稱分佈區域，自東而西：車臣汗居於克魯倫河流域，土謝圖汗散處色楞格河與土拉河之間，三音諾顏汗放牧於杭愛山脈，扎薩克凌汗分牧阿爾泰山北麓。再西則為科布多，極魯特西蒙古人所居，又西北的唐努烏拉山，居民自稱拓拔，且非蒙古而為突厥和人。在外蒙喀爾喀的區域，實上於四汗部地，不得謂有有昔日外蒙政區的全境。喀爾喀的統治階級自稱元太祖成吉思汗後裔，自命為蒙古人的正宗。喀爾喀人居住漠北，而外少有接觸，至今史地族的混合尚少。蒙古種與突厥高麗，眼梢向上及下眼皮摺疊等特徵較為顯著。生活專事畜牧，極亦喇嘛教，正統的喀爾喀的人口，據估計僅六十萬人。

察哈爾 漢南蒙古部舊有雜，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種。在民族學與語言學上當以鑑可風一名以概其餘。分佈區域長城以北，海河之南，西起祁連山東麓與安寧東麓，內蒙東四盟，烏蘭察布，伊克昭屬西二盟。此外尚有察哈爾興安嶺特種部。內蒙察哈爾舊部多出自元太祖裔，與喀爾喀同種，世亦稱東蒙古人以別於西蒙古的額魯特人。但內蒙人久居近邊，與漢人雜處，血緣混會，已與喀爾喀有別。且語言文化演化亦遠，兼游牧而耕作並居屋，故生活習性多從漢俗。故今日內蒙當以陰山為蒙漢之界。在陰山之南，及鑿宏嶺之東，雖多移殖的漢人然有更多漢化的華人。內蒙人口估計約百餘萬，在蒙古各族中，人數為最多。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利亞外貝加爾湖一帶，在中國境內者居於黑龍江省的呼倫高原。有陳巴爾虎中的哲布小（陳巴爾虎中有索羅，額魯特等）。新巴爾虎，布利亞特，名稱異，音皆同種。陳巴爾虎非本地土著有謂其來自好江，有謂其本在外蒙，先遷至齊齊哈爾，一七三二年移來駐防。據蒙人著述陳巴爾虎自外蒙南至熱河，再北遷至呼倫貝爾。新巴爾虎則自尼布楚條約分界以後，不願受俄人統治，在外蒙又不易立足，乃東遷至此。布利亞特乃自烏賈加爾最近遷入者。分佈區域陳巴爾虎在海拉河以北，新巴爾虎河以南環呼倫池與貝爾湖而居。布利亞古名赫於上，到達古斯，雅庫脫混合者甚多。新巴爾虎與布利亞特信奉喇嘛教，但同時亦信薩滿教。呼布丁，則不信喇嘛教。生活方式游牧而兼獵狩，人口約二萬餘人。

額魯特 西蒙古人其部族稱之為喀爾瑪克(Kalmucks)，額魯特有其自稱之名。其分佈的區域甚廣：北自西伯利亞，南至西蒙，東起勒河上游，西至烏瓦河流域。額魯特本元人牧奴，其初甚微。迨元至後漢，額魯特漸強盛，遂失其主，故其語言文化雖同蒙古，而在昔諱言為蒙古人，且與喀爾喀人成為世仇。民元以來，外蒙屢次獨立，西蒙則傾心內向，科布多的額魯特人，多為外蒙所脅從，謀害心腹。額魯特舊分四部：曰和碩特，曰烏梁海，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部自為長，號四衛拉特即明史所謂的瓦刺。有額特者，初最微，本隸杜爾伯特；後土爾扈特遠徙報捷，銜封遂為四衛拉特之一。又草噶爾裕姓納羅斯，清乾隆十九年，平定草噶爾，其族遂微。存者不復著名號，或以姓稱納羅斯，或曰額魯特。故今之西蒙古人，數其名則有六：額魯特，和碩特，

杜爾但特，土庫扈特，額羅斯，鄂特。要其種則自明及今止一曰薩魯特蒙古而已。

額魯特本系西突厥古人的綱繩。今專稱此名者：有阿拉善額魯特，在河西以西，亦曰西套額魯特，為青海和碭特的分支，後遂當契丹山西，歸塞山北。且屬烏蘇爾額魯特，故草頓國族，共三十四營外蒙三省前敵部，在額爾齊河上流左右。

科布多額魯特亦曰噶爾族，有科布多河西。呼倫貝爾額魯特，額有一族，號於陳巴爾虎。旗中又分新舊額魯特，舊者名噶爾額魯特，號於烏蘇爾；新者名噶爾蒙古人，為吉爾吉斯族，乾隆中多收湖南陝甘至黑龍江省齊齊哈爾西北，近多同化於漢人。

和哈察太汗號於烏魯木齊（即今迪化），稱初乞實汗，率族入據青海，判南統康麻，其勢甚盛。至今青海之古尚以和碭特族為最多，散於河西及祁連山等地。在新疆者有哈密噶爾和碭特，此族以鐵械襲，乾隆三十、六年從土爾扈特汗額巴錫和碭特歸。牧地在天山之南小珠勒都斯河源都河上流地延噶季北境。又有新和碭特又名哈密察克和碭特乾隆三十七年移出伊犁歸我國。地在科布多城南，金山西南青海省河源。

大清當時原牧地在塔城附近。十七世紀初葉，尋噶爾南部，有烏拉。後和碭特徙居青海，土爾扈特走投哈羅斯，達爾齊爾特，號於河西及祁連山，游牧而更剽掠。後軍部數亡，徙居今額爾齊河內。

哈羅斯出自準噶爾族，舊遊牧阿爾泰，在康熙中，準噶爾部，才有慶。後和碭特徙居青海，土爾扈特走投哈羅斯，達爾齊爾特，號於河西及祁連山，游牧而更剽掠。後軍部數亡，徙居今額爾齊河內。

額羅斯出自準噶爾族，舊遊牧阿爾泰，在康熙中，準噶爾齊亦遊亂徙居青海，即今北中旗，牧地在青海西北岸。

額特今皆零星散處各地，在青海有輝特部南旗，牧地在青海東南岸。在外也有扎薩克圖附輝特族，牧地當濟爾哈河東岸。在科布多有杜爾伯特附輝特一族，又名下後旗，牧地在烏布沙泊東南。在黑龍江的伊克明安部亦為輝特族。已如前述。

吉舍穀等亦奔窩瓦河，以別於舊，乃名新土爾扈特。乾隆三十六年舊土爾扈特汗源巴端多舍穆等謀叛伊犁，由俄潛入中國境，事敗被降，後創置尼新疆西北部。舊土爾扈特分東西南北四路：東路在天山北麓，額木裏烏蘇之閒，又名烏爾喀爾扈特。西路地當天山之北准河博樂壠內，又號精河土爾扈特。北土爾扈特在烏魯木齊河東，額爾齊斯河南，又稱和博克薩旦土爾扈特。烏爾石泉者之大小五家額爾扈特。南河之間，故名烏蘇都斯土爾扈特。又有額濟納土爾扈特，有岱塔爾扈特南奇，石泉縣中假道烏蘇入烏諾特縣，因道梗不得還，而營居石泉者。今牧在寧夏西北鴉漫河河流源。新土爾扈特牧地在科布多城西南，阿爾泰山南烏魯古河之東今布爾都境內。

烏魯特汗古亦信奉喇嘛教，畜牧耕種事農業為信仰及生活與喀爾喀蒙古同，然性情迥異。烏魯特人在昔民風強悍，一人能至數人者尤壯士，能勞苦，勇敢鬥。清初寇邊歷百年。以致清之一祖二宗，三朝西征，成鄉敗牧，中國耗繁。當時大有不治時，天子不安于枕，才有清唯一勁敵。近代蒙古文化落後，世人咸謂受喇嘛教之影響所致，而以鶻魯特人觀之，此言恐不必盡然。乾隆平定喀爾，總其族類，涣其部落，分徙各地，故鶻魯特的分佈，較其他蒙古爲廣，然因去本部遠，人數較少。今在新疆者約十萬，科布多五萬，青海一萬，阿拉善兩萬，在中國境內合計約三十萬人。國人稱蒙古族者，皆於鶻魯特，而略於額爾齊、至於布利亞及古勒之者尚少，故之文多後此二考之較詳。

鶻魯特族，不純述突厥族之原流先聲明，固於其民族分佈，在今日中國境內，所謂回教徒皆屬鶻魯特的名稱，且無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別名。二者有別，不能混為一談。近人常有誤以回教多有信教，且有基督教徒者以之實非然，蓋成化時，乃回教民居於漢口。順則臣內回於漢不改有回者，亦有有率領者，即更其固有之教漢教者，回教徒中附屬於外，

惟有漢人之外，中華民國的沙俄之臣蘇伊於中回回，係指中國語言文化的人也正可，是僕有見焉者有教徒之附歸。此乃被穿西北回於鶻魯特辨明者也。回於一名源出回疆東北，或本於回前的色刺。回絲本於突厥民旅的回和別部。在公元第六世紀中葉，突厥滅吐谷渾，不日而會于一月，並八世紀中突厥廢帝上都回所破滅，回紇乃代而始長中興，竟爲帝國。當突厥強盛時，中亞諸多不同的民族，多被其統服，且受其統治時間較久，故文化的同化，較較深，

烏魯特汗古亦信奉喇嘛教，畜牧耕種事農業為信仰及生活與喀爾喀蒙古同，然性情迥異。烏魯特人在昔民風強悍，一人能至數人者尤壯士，能勞苦，勇敢鬥。清初寇邊歷百年。以致清之一祖二宗，三朝西征，成鄉敗牧，中國耗繁。當時大有不治時，天子不安于枕，才有清唯一勁敵。近代蒙古文化落後，世人咸謂受喇嘛教之影響所致，而以鶻魯特人觀之，此言恐不必盡然。乾隆平定喀爾，總其族類，涣其部落，分徙各地，故鶻魯特的分佈，較其他蒙古爲廣，然因去本部遠，人數較少。今在新疆者約十萬，科布多五萬，青海一萬，阿拉善兩萬，在中國境內合計約三十萬人。國人稱蒙古族者，皆於鶻魯特，而略於額爾齊、至於布利亞及古勒之者尚少，故之文多後此二考之較詳。

烏魯特俗稱維吾爾，民國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正式佈告改稱維吾爾。此於天山南路的土著。其人濃黑目多紫，頭髮，財子黑黑色，近於伊蘭種族。語言亦系伊蘭語，較波突厥族相似，又經長時間的統治，乃改操突厥語。另聽吾未他，改與突厥尼雅，現多改稱回教，生活在才草田中，從事農業，但勇健過堅，以其勇健而不妄稱相馴。石首改其部呼密烏拉，烏魯特已涉化。卡內突厥族以薩爾特之人更其名，系謂有一千八百六人，散居於天山之南，若者之勇，阿爾金山山麓。京自哈密至敦煌，更稱和闐，東至日月而至羅布泊，一百二十萬人，在羅布泊之西者約六十萬人，其餘散處各地。

烏魯特俗稱維吾爾，或作多倫，又稱烏魯西子，漢人亦稱之爲維回。實則其語言與突厥同於薩爾特，而種族不同。其人高鼻豐頤而色黑，頗有突厥形質。自云源出哈薩克，散處於額勒河，準噶爾河，和闐河，克里雅河，游兩岸。若者水草林木。居木屋，學畜牧，人口約計五萬，中有五千人在乾隆十三年移居烏魯特屯田開墾耕作而耕作。有塔里木江之濱及羅布泊沿岸有羅布人，多為漁獵的一種，其生

，構木草面爲窩鋪，操種語而不解漢語。其人種亦爲突厥族與烏爾特不同，新疆省府自設喀羌縣以來，教以耕種，數十年來，戶口日增，更移居有萬人。又新回之居於伊犁塔城等處者稱塔吉克 (Tatars)。固來自塔里木河流域，故有是號。其種族為突厥族而雜有亞利安東蒙古種的血統。在伊犁未有數千人。

布魯特 中南亞蘭吉斯道教族的右支，極人稱之米略拉青能里斯 (Milekhaqas)，意即黑不敵吉斯。有新疆亦俗呼黑達子，因其所居的哈薩克黑色，生齒有白色。歷而言，訛非指其人是色的黑白。布魯特突厥種為的與突厥高，中國，西長，面五管粗大，耳短，鼻窄而直，鼻孔較多。數百之分族歸屬於突厥，別於突厥而居於哈薩克者名俗如利麻子。然亦下，達水焉而居。有突厥者為一，惟匈奴有白角，天皇火，堅山就。重義方制步，猶有突厥的古俗。在哈薩克，突厥，英吉若，達烏齊等處邊境，及在天山南路烏魯木齊等處者及哈密推烏蘇河之西，人口雖寡實有調查，名多百餘計者有之，十萬，而多至二十餘萬者。

哈薩克 亦名吉爾吉斯的一支，而其種不如布魯特的純粹。以其多古種混合，故蒙藏之類似蒙人，然非輕軟而髮豎。哈薩克多居於天山北麓，散居於阿勒泰山，塔城及伊犁北境。人口亦無正式的統計，據私家估計，在一九三〇年約三十三萬，近四俄羅斯哈薩克逐年徙入，漸增至四十萬人。

，構木草面爲窩鋪，操種語而不解漢語。其人種亦爲突厥族與烏爾特不同，新疆省府自設喀羌縣以來，教以耕種，數十年來，戶口日增，更移居有萬人。又新回之居於伊犁塔城等處者稱塔吉克 (Tatars)。固來自塔里木河流域，故有是號。其種族為突厥族而雜有亞利安東蒙古種的血統。在伊犁未有數千人。

布魯特 中南亞蘭吉斯道教族的右支，極人稱之米略拉青能里斯 (Milekhaqas)，意即黑不敵吉斯。有新疆亦俗呼黑達子，因其所居的哈薩克黑色，生齒有白色。歷而言，訛非指其人是色的黑白。布魯特突厥種為的與突厥高，中國，西長，面五管粗大，耳短，鼻窄而直，鼻孔較多。數百之分族歸屬於突厥，別於突厥而居於哈薩克者名俗如利麻子。然亦下，達水焉而居。有突厥者為一，惟匈奴有白角，天皇火，堅山就。重義方制步，猶有突厥的古俗。在哈薩克，突厥，英吉若，達烏齊等處邊境，及在天山南路烏魯木齊等處者及哈密推烏蘇河之西，人口雖寡實有調查，名多百餘計者有之，十萬，而多至二十餘萬者。

哈薩克 亦名吉爾吉斯的一支，而其種不如布魯特的純粹。以其多古種混合，故蒙藏之類似蒙人，然非輕軟而髮豎。哈薩克多居於天山北麓，散居於阿勒泰山，塔城及伊犁北境。人口亦無正式的統計，據私家估計，在一九三〇年約三十三萬，近四俄羅斯哈薩克逐年徙入，漸增至四十萬人。

烏梁海 在外蒙西北，唐努烏拉與薩彥山之間，莫尼塞河的上游，居唐努烏梁海地。居民烏梁海人，自稱拓跋，操突厥語，喇嘛教亦信藏滿教，書分五旗，多事畜牧。在西北兩旗，黃頭旗，即俗所謂四不像，東南三旗，牧牛羊馬駝。面積十六萬五千方公里，人口祇有五萬人。烏梁海人與喀爾喀蒙古語言文化不同，那人利用此點，唆使與外蒙分離，而組織拓跋蘇維埃獨立共和國，但國小民寡，將何以自立自有恐徒有民族自決的虛名而已。

西噶古爾 居今祁連山北麓，甘州河以西，梨園營一帶，有高吉鹽澤兩縣，又名黃卷，俗稱黃驥子。為古之回鶻，宋史四百九十二卷回鶻條：「回鶻乃匈奴之別裔……居甘州之分族歸屬於突厥」。其語言經 Petamin 及 Maene-Jean 的研究，屬於突厥語的東支，或近古回鶻語黃卷又分西噶古兒 (Cheraqegens) 漢稱黃番，語言已改說蒙古語，信奉喇嘛教，生活同於畢都，喀爾古兒 (Kalgaryegens) 稱黑黃番，信仰生滅與前者相同，但仍保有其回鶻古語。現在人口據最近業調查，名多百餘計者有之，十萬，而多至二十餘萬者。

薩拉爾 亦名吉爾吉斯的一支，而其種不如布魯特的純粹。以其多古種混合，故蒙藏之類似蒙人，然非輕軟而髮豎。薩拉爾多居於祁連天山北麓，散居於阿勒泰山，塔城及伊犁北境。人口亦無正式的統計，據私家估計，在一九三〇年約三十三萬，近四俄羅斯哈薩克逐年徙入，漸增至四十萬人。

薩拉爾 聚居於青海化隆縣東西南面，分為八部，稱八工，昔有十二工，後又被撤除十二工。薩拉爾不知所自，有謂明初自新疆遷來者。其狀似薩爾特，操突厥語，亦信回教，世種從回。生習業農耕，除信喇嘛教外，風尚多從漢俗，人口約計四五萬人。此外青海尚有土族一種，俗

Wissner, Carl Schedl *兩神父的研究*稱：「土語與今之喀爾喀

總督特爾吉古語名有不同。蓋土語其本支繁語分離已久，獨立豪爽，而與其他蒙古語多些演變，因地域獨處，反能保存蒙古古音，近於黑龍江省嫩江流域，已受通古斯語化的達胡爾族」。法人魯希和云：「紀元四世紀初，徙居青海天羌中之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之人種」。吾人於此則不得不想起土族的「土」字，並非土著之意，或與吐谷渾有關係。至七世紀中葉，吐谷渾被吐蕃所破滅。至元明時代統治土族者多突厥族人。故稱族甚為雜樣。近又日漸漢化，多操漢語。現在主要各居住地域，在大通河與湟河之間互助大通兩縣地，未完全漢化者約四五萬人。

突厥族在中國境內，除上述者外，在黑龍江呼倫貝爾尚有呼伦人，操突厥語，信藏滿教，近年自西伯利亞移入者，人數甚少，僅數百人。在新疆塔城等處有健壯人，俗呼黑著義，本為蒙古人種，信黃教。現已改信回教，操突厥語，相類亦多新操混血。近年自俄移入新疆，而自願歸化者，人數不多。至於在新疆，甘肅的東干人，世有以爲阿拉伯人或摩爾人而漢化者。engery 氏則謂東干為漢人信從回教者，但羣有毛拉名Abdullah 謂東干一字，源出中亞突厥語。其華文飯依。吾人亦信此說，謂東干的血統以漢族為主要成份，即使有若干突厥的混血，而今除信仰外，皆習文字，生活習慣亦多同漢族。該西北邊疆文化者決不能將稱東干爲突厥或回族。

(三) 遷古斯族 遷古斯廣佈於亞洲東北，南起北緯四十度，北至北冰洋，西自葉尼塞河，東迄太平洋。共分三支；以黑龍江為界分南北兩支，除一支散居鄂爾齊克海岸者稱

海勒通古斯。在中國者，多數為南支，有滿洲，赫哲，索倫

，達胡爾等族；北支僅有鄂倫春，鄂喇爾。今日東北的滿洲與赫哲已盡漢化，呼倫貝爾的索倫，嫩江流域的達胡爾，近因漢民的移殖，演化亦遠。鄂倫春居興安嶺山中，善馴馴鹿，恣游使鹿部落。自中東鐵路通後，鄂倫春退居興安嶺北部山中，今且失去馴鹿，亦漸向化。鄂喇爾(Ezher)與鄂倫春同種而異，號畢力廟為其氏族之名。通古斯之在滿洲者，現多已漢化成爲國族，再過若干年後，東北在興安嶺東，將無邊緣文化問題的存在。而遷往新疆的通古斯，至今猶守其固有語言文字，尙待我政府的教育涵化。

滿人 清代移駐新疆的滿兵，在古城者駐有千餘人，近已與漢族同化。在伊犁塔城兩地者則有萬人，尙守滿洲語言文字。風俗習性與漢無異。

錫伯 移自奉天，錫伯本蒙古種人，習尚與滿洲同，現居伊犁河南，人數近二萬。至今亦保持其原有語言文字。習尚多同漢俗。

索倫自黑龍江移來。在新省的索倫實包括索倫與達胡爾兩種，索倫本滿族而漢化，達胡爾為些人而漢化者，故今索倫語言同於滿洲而昔近蒙古。現在塔城奉伊者據估計有一萬數千人。

雲南擺夷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

陶雲達

(一) 摆夷之分佈，人口估計及其文化之漢化程度

「擺夷」是一種雲南土著的漢人，其族自稱為「泰」，語言為所謂秦語系。分佈在滇南長江南。瀘沽湖以東者約自北緯二十三度至滇越滻綫交界，瀘沽湖以西者約自二十三度至滇緬交界。人口約五十至五十五萬人。雲南秦語系人數除擺夷外，尚有沙人、僂人、僚人等，但數不多，一共大約有七、八萬人左右。滇中秦語人數在昔之分佈較廣，人口亦較多，但因漢化，其漢化了的，便是漢人。此程度仍在進行之中。

擺夷各部族中漢化程度最深者在沅江一帶沿紅河流域諸無文字部份；自明代即改土歸流。其有文字部份，東自思茅以南，西自雲貴高原以西，漢化較淺。但此有文字部分中之漢化較深者：滇西北緯二十四度以北，二十五度以南，南甸，騰川，干戶，孟卯，芒選坡，景市等所謂「迤西土司地」。漢化次深者為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耿馬宣撫司境之猛勇，猛角，猛普，猛董等五土司地。漢化最淺者為北緯二十三度以南，即現寧南宣慰司所屬之十二版納，及孟連宣撫司所屬諸地。即滇省之南及西南極邊。

南及西南極邊之擺夷雖然漢化程度最淺，但具印度化（如文字，宗教，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程度則甚深。印度化的原因是地理上距佛化了的緬甸過羅近，距漢文化中心遠。但滇擺夷中之印度化者不僅車里孟連一帶，上述滇西十土司

地及耿馬五土司地等受漢化次深的部分亦信奉佛教，習用梵文。各擺夷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其輸入年代，中國史志無記載。但擺夷原文土司歷代大事紀中則多列論。孟連土司地信奉佛教自十五世紀中葉起（十四五六·明英宗天順元年），由羅京阿瓦（Ava）侵入。耿馬土司始於石十（世紀初）（一五三四·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或早數年），自緬甸擺土司地孟良（Mong-keng）輸入。車里徵較孟連更早，迨西十土司地則或晚於耿馬。

(二) 摆夷與政府在歷史上的關係

中國書籍最詳的，最可確定的是關於雲南擺夷或秦語人等的記載。唐宋編修歷代名賢第四所載之「晉書」，「黑齒蠻」，「金齒蠻」，「越賊蠻」。至於唐以前，史記，漢書之「楚」，「東南夷」；及唐書，蠻書之「南詔（大南國）」，「蠻」，「人以之食者」。持此觀者多為夏人。此既對於史記，其後 de Lacouperie, Colquhoun, Cetran, Wood, Dodge 均從其說。尤以 D. T. Kuhn 持之尤力。但若看兩國之南詔與秦族，然亦未作十分肯定。實話，依我個人意見，史書關於哀牢，南詔之記載，斷不免有可使人疑度對著放之醫，但究無據據太少。南詔從不各為混合而反對的一個政治團體，其中當有秦詔份子參雜。若慎重起見，吾以蠻書所載之晉書，金齒，黑齒等為第一次雲南秦族描寫。蓋所述之語言風俗與今擺夷相同；且有明史地理志關於金齒之敍述為證。是可信不疑。

唐西南詔而認識蒼蠻及驛（古蠻之一族），但唐而後中

原多刺。至宋把雲南割作化外，先後六百年間，中國書籍沒有任何關於雲南泰族的記載。直到元德宗二年（一二五三），

元世祖大汗之後，記載麥於之文才始漸多。

雲南撫夷雖自稱爲「泰」或「台」或「歹」，而中國書籍則甚少見此音之名。多稱「爲百夷，白夷，蠻夷。撫夷一稱，自明始有。田汝成《叢書》記載第一次之記載。此名至清而盛。百，白，白，蠻漸不見。號之一稱自史記創，但號是否爲一泰一殺考。又有人以涉，並與泰之擺夷混爲一談，當是錯誤。但詳見史志，敘述者於故事之標題尤百夷或白夷者亦不多見。反之，在一綱一章標題之下的文字，去有不少是擺取事實，斷於直點，下詳。除唐之蠻書外，自元而後記載泰族的書志，終有以下幾部，雖甚少，但所載多為第一手材料。計：元，（無撰者名），宋元和續錄（纂書集尾）。

明，錢古誠，李思聰，夷傳（南京國學圖書館）。明，朱孟卿，西南夷風土記（樂書集成）。清，布土毅，纂編軍略（雲南通志轉載）。此外則爲綜合或轉錄他人報告而敘述者。計：明，毛奇齡，司鑒合誌。明，田汝成，通鑑紀聞。

清，王士貞，天下郡國利病書。又，正史，通志，府縣志，輿志；元史本紀，地理志，明史本紀，地理志，土司傳。雲南通志，續雲南通志稿。普洱府志，順寧府志，永昌府志，騰越廳志。此外費紹尚多，但多轉輯抄襲。南詔野史常視其泰族數語，今吾不以兩詔易全泰語人之屬家，不錄。

至於上稱屬於泰族記載多見於標題爲「緬」的記載中，則有以（原因）。此處我們要超出雲南範圍；述及雲南以外的泰族，稱載其在中南（印度支那）半島各地的歷史與政局勢：

八、中國知道泰語人譯較詳爲元以後。不但克大利

而且自漢到魏，當時秦人幹部在大理西南即金齒，麗川及緬撫地。元往緬，秦部爲必經之地。是對秦人必加誣惑與經營。但以出兵主題是征緬，故關於秦事極見於緬甸記載之上。

（二）元往緬，緬族之摩訶朝（Magha Dynasty）一〇四四（一二八七）亡。於是分佈於緬東北之撫秦乃大事活動。緬甸金境幾全爲撫秦所據。直至一五三一年。同時秦詔之另一部族於一三五〇年在阿育它（Ayuthaya）建立國都，是爲暹羅。而在滇省內自元之金齒。至明，麓川土官巴克發，恩倫發，恩拔發父子數代，屢為邊患。故自十三世紀中至十五世紀末，爲泰語人羣有史以來最活躍時期。此各事件，明史及包見《通鑑略》、《詔書》，多於緬事件不敘述之。

（三）但自一五三一年起，緬族復興，所謂通古朝（Tugor，Bago I Dynasty），五三二—一七五八）。此時泰族勢力削弱，緬撫各土司臣服於緬。緬盛，乃進而向外發展，自一五四八（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至一七七八（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先後六次侵佔暹羅京城阿育它。而於明萬曆四年至三十六年，屢侵遺逸。其時滇中撫秦諸土司乃歸擾於政府，於是有爭執，鄉子蒲等之細細，其地點在昔之蘇州，即今騰衝及其南各地。此事件足以表明各撫秦土司其時已相當漢化。至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一七八九），邊禦再起，政府乃復與緬交戰。以上所述，均因緬事而與撫秦發生接觸，故其事項多見於標「緬」題下。且時將撫夷與緬混爲一談。

除上述漢文文獻外，撫夷土司向有書官隨時將土司及地方上重要事件紀錄下來，代代相傳，便成了很好的歷史材料。此種原文史記，我曾蒐集到：車里宣慰司，孟連，耿馬，南寧撫司，猛省土千總，猛芒土把總各一部，共五部。大都

實際記事自明時起，而述述明以前的事。蓋因自明代文字貢隨佛教而輸入蠻夷社會中。敘述除世系，政治事件外尚有始年節，社祭，婚嫁，火葬等俗式，禮節之描寫。其關世系及政治方面，與漢文文獻對，諸多符合。實在遺志，庶志士司鄉所載羅君土司事之張本，而詳述過之。

今專樓上列漢文文獻，述元以來蠻夷族在雲南勢力之張情形及與政府之關係。但因事實過多，故只能從橫切面去言，而不作每代事實之詳寫。蓋各事實，均詳上列各書中，「然」有特別劃出一節專題。他日有暇，當集錄出非難也。所謂橫切面就是從元明清歷代雲南土司中之蠻夷土司數目之多少，以及等級（高下），看其治轄吏（興亡），及演化情形（一張）。並重視蒙七司職權與政府之義務上，看兩者之關係。

四、元

南詔後世，（自皮邏閣（唐玄宗開元十六年，七二九）至唐僖宗乾符四年，八七七），其至南方之勢力曾達於今雲南中部。蠻書之王蠻，金齒，黑頭蠻，南詔之屬部也。自楊氏繼位（唐昭宗天復二年，九〇二），而後，南詔勢力漸以還，大理對其邊域多不經營，其蠻土遠不如南詔時代之大。尤以段氏末年，勢力甚弱。在此期間泰語人華漸次舉進，至元代大理時，已具相當勢力，金齒節一例也。及元初則更形衰弱。元史地理志載：「金齒等處宣撫司，其

附宗元五年猶叛服不常。其南如徵里（車里）耿凍（肯東或堪控）等地亦有不少蠻夷獨立部落。後為元次第征服，歸入元朝版圖。自然也有不少因元之經營而更南遷移者。元代雲南行中書省的區域很大，包括今四川南部大渡河以南，雲南全境，彙緝及撫土司地。元史無土司傳，土司之名實自明始。但元時除段氏原有管轄區域外（即滇中東北），多為蠻性質。雲南通志秩官志「土司」自元起，今據通志，作以下敘述。

雲南通志載元代土司共有五十七個，又「雜土司」十五個。土司中有兩個特等階級：一，摩可羅達大理總管段氏。二，茶罕章管民官麗江木氏。兩者均非蠻夷。此外高級者有一，寧南民總管府三十五個。其中可證為蠻夷者十七個。宣慰司五個，擺夷佔四個。土知府五個，擺夷佔三個。統計軍民府以下，土知府以上之諸級共為三十五個，而擺夷佔二十六個之多，約百分之七十四強，為大多數。其餘小土司過於零雜不計，「雜土司」則無明白之區域或姓氏不計。至上述兩個特級土司段木二氏，則段氏在滇北本據有大理國餘勢，多欲取之以號招羣族，故名位特高。木氏則在麗江維西永寧瀘源一帶極有威望，號稱「天王」。而始祖忽必烈自川康入滇，經麗江，木氏非但未拒，且助之攻克大理。厥功甚偉，故名位亦崇。兩者均有特殊原因。除兩者外，高級土司擺夷廿大教。

元代政策只圖擴張領土而對已得之地則並不十分經營，政治機構欠缺。終元一代自始至終，雲南日在兵戎之中。土司叛服不常，尤以擺夷之車里，八百（吾惠當即今越屬牢之Lung po-khong），及金齒為甚。此外則為羅羅斯蠻（川南

及海東北）。撫夷在元時佔高級土司之大多數，是表明撫夷俱有統轄勢力。且然撫夷軍民所均以二都民府之大頭銜，其上無州之設，是表明元朝勢力並未深入該地也。（以上參閱元史本紀地理志，雲南通志或事，土司。）

明代雲南省土司官制分為以下各級，並每級之數目。

一、鎮夷司二。禦夷州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按撫司五。長官司三十三。撫夷長官司二。共八十四個。以撫夷、撫位勢小不計外，尚有五十一個土司，此五十一個之中，有三十一個是撫夷。在數目上撫夷雖佔少數，但其級高之土司多屬之。八宣慰司中有六個是撫夷。四宣撫司，安撫司，二安夷府並為撫夷。職位高，指示其轄區廣，撫勢大。

隋代雲南省疆域不如元時廣大。北部一帶割歸川省。明之土司數目為八十四個，此數與元（五十一個）相較，多。

但非明代土司勢力膨脹之表現，實是因爲明代對滇中原有勢力的分化政策使然。（我們要認清楚的是：分化政策不單是對土族，此亦乃任何政治之對於與自己敵對之勢力所必施之政策也。無論同族或非同族）。同時說明明代政治機構之繁密，將大土司化爲若干小土司，等級分明，職權劃一。特

別滇北諸土司不遇此命運。但撫夷之中亦有化整爲零者如麓川宣慰司之改分爲龍川，孟卯宣慰司安撫司，元江宣慰司之摩尼土通判而另設流官等。（以上參考明史本紀，地理志，土司傳，雲南通志或事）。

C. 漢及民國

清代南方土司共為一百五十七個，分文武兩職。土府官，土州官藝文職。宣慰使，宣撫使等為武職。此一百五十

七個土司中，文官在知州以上者計土府四，州四。武官在長官司以上者宣慰使一，指揮使二，宣撫使五，副宣撫使二，安撫使三，長官司長官三。此高級土司共為二十五個。其餘一百三十二個土司均小職。清代土司以數目而言又多於明，但小職佔大多數。高級土司，土州官及長官司以上與明朝夷長官司以上之土司相較，則明（五十一）較清（二十五）為多。清代對土族之分化政策日趨前衛於此可見。同時，自明以來中國中東部人口向滇遷移為數頗衆，其中有奉政府命令移殖者，有個人自由移居者，有從軍征滇而不返者。於是隨漢語人羣之移徙，漢文化乃大量輸入雲南。而將士族漢化。而政府於屢次平定滇邊，對於從征有功人員往往封授土地，任為土司。雖無較大地盤者，但自明以來及清代，雲南小土司中有不少是漢人。

清代一百十七個土司之中，撫夷占三十七個，約為全數之百分之二十四。但均為較高階級者。蓋一宣慰使，五宣撫使，三安撫使均為撫夷。四十府中有二為撫夷。是則清代土司與明代情形相同，高級者多為撫夷。（以上參閱雲南通志及續雲南通志稿）。

及至民國，因明清兩代雲南漢化程度日趨增強，土司勢力已鉅衰微。關於民國以來的土司，有二十四年內政年鑑民政司所載雲南省現有土司名稱表。其中列了一百一十三個土司。此數亦相當的大。但「民國初年決議廢流而不改土。原有土司名稱概仍其舊。但受流官節制指揮」。不過雲南自民國十六年以後也有不少土司被裁革。年鑑中之現存土司表之編製，甚為混亂，多不註明土司之官職階級，遠不如明清之條理分明。故頗難據之以作分析研究。但就我個人的